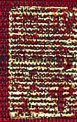


酒德箴



增廣索三字經今譯



黃維瑁題



歷代邑人尊孔文選

附三十字經今譯

忠文
信行

ESSAYS ON PRO-CONFUCIANISM

BY LOCAL AUTHORS OF SHUN-TAK DISTRICT, GUANGDONG, CHINA

EDITED BY HO CHUK PING

6 DIANTHUS ROAD, G/F., YAU YAT CHUEN, KOWLOON, HONG KONG

順德歷代邑人尊孔文選目錄表

		摘要		作者姓名	年代	頁次
扉頁題端				容奇黃維瑀	公元一九九零年	一
目錄表						二—三
禮運大同篇				龍山陳荊鴻	公元一九八九年	四
孔子先師石像(附石座三面刻文)				桂洲何竹平	公元一九八九年	五—八
孔子先師立像記				容奇李本立	公元一九八九年	九
孔子世家贊				容奇黃維瑀	公元一九九零年	十
順德縣地理位置圖						十一
大成殿學宮與順德第一中學圖						十二
大成殿學宮沿革至順德第一中學發展				桂洲何竹平	公元一九九零年	一三—一六
孔子先師生平事略				桂洲何竹平	公元一九八七年	十七—二一
文廟祭器記				鷺洲黎 暹	明弘治七年	二二—二三
孔林頌				陳村歐大任	明嘉靖四十四年	二四
重修儒學記				龍頭梁柱臣	明萬曆十一年	二五—二六
重修儒學記				西洲梁 鵬	明萬曆二十年	二七—二八
重修儒學記				龍江薛 蕃	明萬曆三十七年	二九—三十
文廟從祀議				桃村黎景義	明	三一—三四
大成殿重修記				龍山溫聞源	清乾隆三十九年	三五—三六
大成殿重修記				大良龍廷槐	清嘉慶九年	三七
重修奎文閣記				羊額何太青	清道光十二年	三八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序				簡岸簡朝亮	公元一九一八年	三九—四二
孔子之哲學				龍山溫 肅		四三—四七

太史公尊孔子爲世家論	桂洲岑光樾	公元一九二一年	四八—四九
衛道新篇序	北水尤 列	公元一九二八年	五十一—五二
孔子與中國文化	古朗伍憲子		五三—六二
清代本邑儒林翰苑考	龍山鄧又同	公元一九四八年	六三—六八
桐心竹詩	昌教黎心齋	公元一九五六年	六九
孝道淺說	容奇黃維瑄	公元一九六四年	七零—九一
論語疏釋——學而篇第六章	水藤何叔惠	公元一九七八年	九二—九五
孔子謚號與其嫡系後裔之封號	龍山鄧翰鈞	公元一九七九年	九六
闕里始教考據草案與附圖	大良羅冠樵	公元一九八零年	九七—一零三
孔聖頌	桂洲胡景石	公元一九八二年	一零四
尊聖略談	大良潘小磐	公元一九八三年	一零五—一零九
孔學在當前的再認識	烏洲蘇文擢	公元一九八六年	一一零—一一五
孔子學說與世界文化	大良何沛雄	公元一九八八年	一一六—一二二
重印孔子家語序	容奇梁耀明	公元一九八九年	一二三
孔學說仁	桂洲何竹平	公元一九八九年	一二四—一二七
孔子及其時代略并序	大門李狷齋	公元一九九零年	一二八—一三一
香港孔聖堂慶祝亞聖孟子嶽降嘉辰	黃涌關應良	公元一九九零年	一三二
孔子思想及學與教之精神	容奇陳秉昌	公元一九九零年	一三三—一三七
三字經今譯并序	龍山溫中行	公元一九八四年	一三八—二零九
(增注)	桂洲何竹平	公元一九八八年	一三八—二零九
跋	桂洲何少蘭	公元一九九零年	二二零
編者近照			二二一

大道之口也至心為之送與與孤溝以憐睦
古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及老為而終
壯為而用幼為而長於寡孤獨廢疾者皆為而
養男為分女為陽使與之弃于地也示必藉于
己力惡其不生于己也示必為己是机謀閉而不
與盜竊之氣賊而不作劫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禮運大同篇八十七段陳希陶書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
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
四者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知恕



孔子先師立像記

孔聖降生二千五百年公元一九八九年李本立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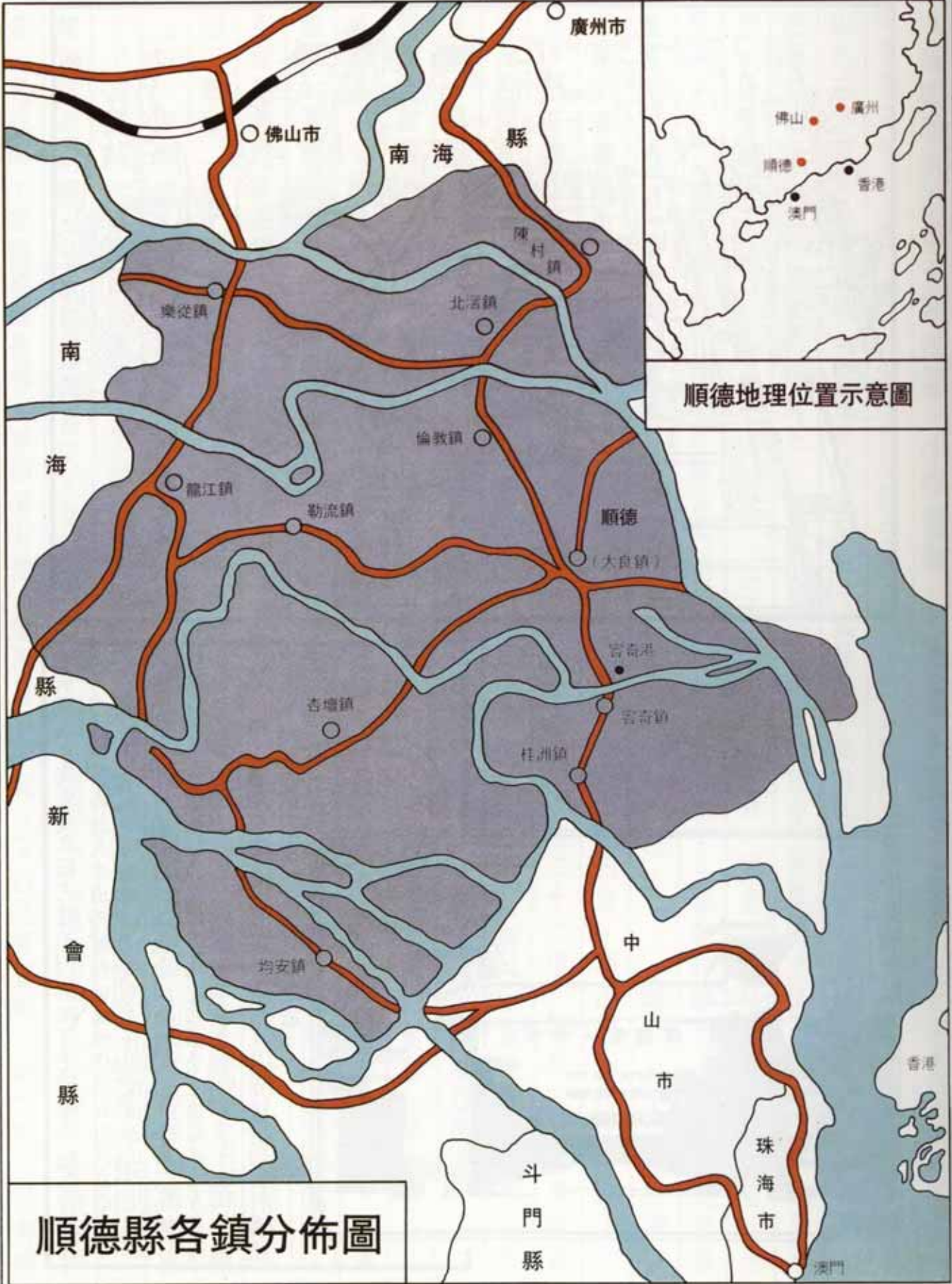
本立世居容奇、熱愛鄉國、歷任廣東省工商聯合會常務委員、順德縣工商聯合會主任、順德縣歸國華僑聯合會主任、華僑中學校董會副主席、容山中學校聯誼會會長、重修太平(舊寨)神步(青雲)雙塔之倡議人。於民生與文教事業之促進、不遺餘力。

公元一九八九年、爲孔子降生二千五百四十年、邑彥何竹平先生捐資在青雲公園立孔子石雕像、萬人瞻仰、盛事也、青雲塔爲吾邑歷史文物、於一九八五年邑中賢達捐資重修、建亭、築臺、造坊、鋪路、闢爲青雲公園。考青雲塔、邑人視爲代表吾邑風采、文化、司文運、振文風之象徵。曾建有文昌閣、祀文曲、孔聖。今爲孔子立像、有繼承發揚鄉邦文化之義。孔子爲我國古代偉大之思想家、教育家、是我國珍貴之文化遺產、爲古今中外所推崇和研討。取其精華、古爲今用、期有助於精神文明之建設。何竹平先生素來致力於孔子學說、主持香港順德聯誼總會屬校歷屆祝聖大會、并作孔學演講。其捐資在青雲公園立孔子像、情殷而意深、同人等樂爲之善其事。因赴曲阜、參謁孔廟、孔府、孔林、選得孔子木石小型雕像數尊、用作參考、先製成小像作樣本、在福建泉州選用全塊青黑花岡石、由資深石匠用功雕成。計像高二公尺七十五公分、像座高一公尺八十分、四面刻字、爲何先生手筆。築白石平臺面積一百平方公尺、高七十五公分、四周白石闌干、前後石級登臺、廣場開闊、莊嚴軒昂。工程既竣、迎接孔子二千五百四十年誕辰、時值重陽、登塔瞻像者三萬多人、極一時之盛、容山李本立謹爲之記、己巳秋日。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
 家余俛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
 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
 傳十餘世學宗之可謂至聖矣
 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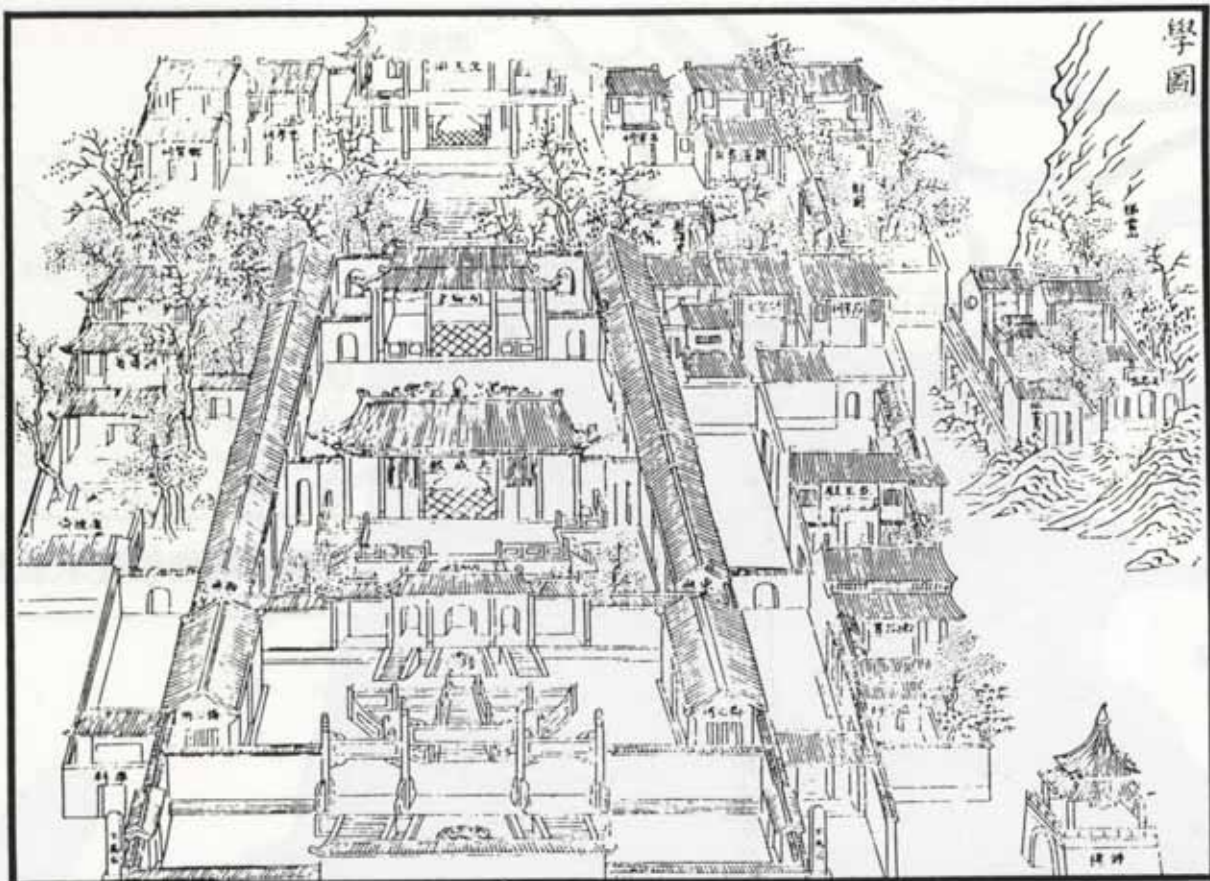
孔子降生二千五百四十一年歲在庚午孟春之月錄司馬遠
 孔子世家贊於香江客次
 黃維瑄時年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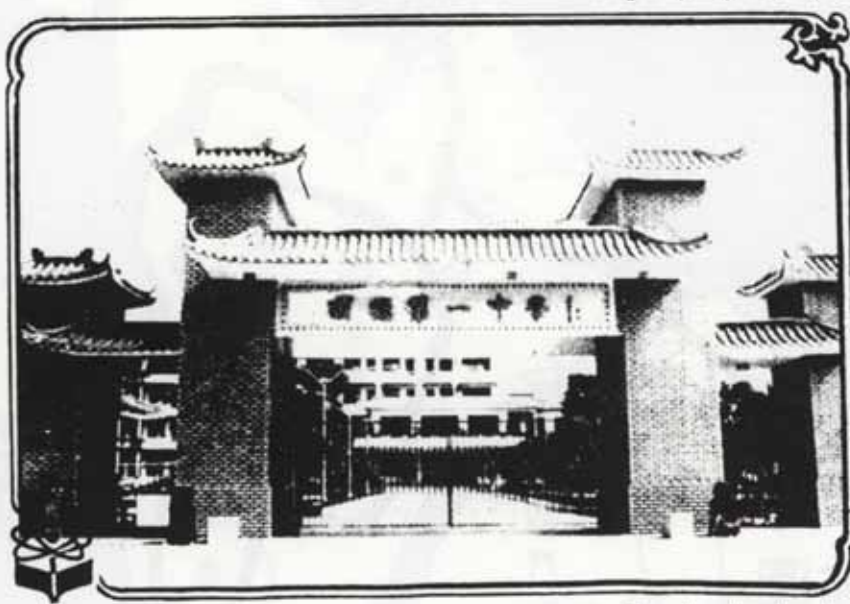


順德地理位置示意圖

順德縣各鎮分佈圖



宮學殿成大·上
學中一第德順·下



國家以人才為先故立縣之地必因形勝以建學校學地既得其宜而又重之以教術故人才出焉城內與通惟學宮五山拱護環繞如五星之聚於奎垣而學內四祠又夾奎文層閣傑出五位得中形勝遂為一邑冠初擬為縣治於此縣令周公宣獨主建學議以為他日科第蟬聯人才輩起或皆藉地靈為之兆蓋公之留貽於地方者與倪公之雙塔共不朽矣其後兵燹廢為軍舍康熙中學官陳時夏言於鎮帥得復故地三學生又合請於令得正其界址增以習射講禮之所規制突逾前觀四至深廣具如建置

大成殿學宮沿革至順德第一中學發展

孔聖降生二五四一年公元一九九零年何竹平輯錄

明景泰三年（公元一四五二年）爲我縣立縣之始、即以國家培育人才爲先、建縣學在城內梯雲山之右。大成殿居其中、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後爲明倫堂。又建學官署、諸生號舍、始用茅茨。六年（公元一四五五年）乃易以瓦、繪先聖四配（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十哲（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子張、）土像，置兩廡從祀諸賢（孔聖及門弟子與歷代先儒）木主。縣學經明清兩代歷朝之重修增建、規模乃如學圖。大成殿居中五間（此作門戶解、以下同）、凡二十楹、（楹、柱也）週以石欄、重簷四出、覆黃琉璃瓦、垣楹皆丹雘。殿廣六十四尺四寸、深四十四尺、簷高十六尺、臺基高二尺四寸。前爲露臺、爲丹墀。兩廡各六間，凡二十二楹、東廡北之盡爲樂器所，西廡北之盡爲祭器所。戟門五間，凡十八楹、旁爲東西廂廊、廊外東爲更衣所、西爲收發所。門前爲甬道、爲泮池、中爲橋、拱石成之。旁繞石闌、池之東西、爲齋心所二、各三間、凡四楹。又外爲櫺星門、門以外、環以紅牆、門二、東曰聖域、西曰賢關。明倫堂在大成殿後、三間凡八楹、兩翼爲東西廳各三間、堂塔下接殿後、迤南爲東西碑亭、堂塔下爲東西廊。西廊之南爲進德齋、凡三間、齋前爲小池、池北爲訓導署齋石地、牆南出爲庠吏舍。東廊之北爲修業堂、凡三間、前爲甬道。（甬、通也）右廳曰桂花、偏廊及空地、前爲朝廳三間、書室二間。東廊之東南、有門曰義路禮門、門外爲道、道之東北爲節孝祠、凡三間、圍以垣。祠外地、爲門曰迎龍、門外爲空地。道之東爲崇聖祠、凡三間、前爲丹墀、爲東西廊、爲牌坊、祠前爲教諭署、又前爲土地祠、爲道門。奎文閣在明倫堂後、閣前地有兩沼、閣東爲名宦祠、又東爲麗澤書院、又東爲射圃、祠右爲廚福、（福音逼、浴室也）中爲會膳堂、凡三間，堂前爲觀德亭、亭四旁有地。閣西爲忠孝祠、又西爲鄉賢祠、祠之右、又有廚

福、週圍以牆。通計縣學內並兩學署、爲地三十八畝五分。按重修增建年代如下；

天順四年（公元一四六零年）改建兩齋、東曰進德、西曰修業、又建會膳堂、祭器庫倉。

成化元年（公元一四六五年）創麗澤亭、左右鑿二沼、建奎文閣。又末年建號舍十八。

宏治間（公元一四八八至一五零五年）修戟門、兩齋、範祭器六百四十六具。

正德四年（公元一五零九年）修櫺星門、柱易以石、並修明倫堂。又十一年、撤奎文閣之腐朽而新之、復於閣右建鄉賢祠、並修觀頤堂、麗澤亭。

嘉靖二年（公元一五二三年）改建號舍百二十兼修兩廡、建名宦祠。又五年、遷射圃於學門之東。又十二年、建崇聖祠。又四十三年、修廟廡齋堂。

隆慶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浚泮池、中跨石梁、圍以石闌。

萬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年）修櫺星門、麗澤堂、及奎文閣。又二十年、及三十二年、先後皆曾重修。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又十二年、又四十五年、又五十七年、又六十年、先後重修奎文閣、殿廡、名宦祠、及改建麗澤堂。

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重修櫺櫺及供案。又五年建忠孝祠。又六年修兩廡及宮牆。

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建修業堂。又七年竟其事。又八年重建學署於明倫堂之右、又十三年建龍門於門內。又二十七年重修大成殿、櫺星門、齋堂、祠宇。又三十七年改建齋堂、建迎龍門於五王殿後、建節孝祠於門內。按上述兩言門內、是指櫺星門內。

嘉慶八年（公元一八零三年）重修並建射圃於麗澤堂之東、邑人黃虛舟楷書聖經於明倫堂。

以上見咸豐癸丑縣志建置略。

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九年）重修殿廡。又十二年重修奎文閣。

咸豐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曾事興修補葺。

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御書聖神天縱四字匾額、敬懸大成殿之間。並略有補葺。

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御書斯文在茲四字匾額、敬懸大成殿之間。並略有補葺。又三十一年、爲諭各省所有書院改制學堂、自下年始、所有舊制鄉試、會試、省試、一律停止。

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零年）就地建中學堂、自宮牆至明倫堂未有更動之外、其餘奎文閣、麗澤書舍、修業堂、名宦祠鄉賢祠忠孝祠節孝祠、訓導署各地、悉收爲中學堂之用、是爲順德縣中學堂。與此同時、縣城內原有之梯雲書院、則改爲順德縣地方自治研究所、鳳山書院、則改爲順德縣高等小學堂。除外、各區各鄉各族原有之書院、義學、家塾、凡三十四間、次第改爲兩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堂、小學堂、教學法仍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爲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爲輔。

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歲辛亥正月、順德縣中學堂開課、閱八月、革命軍興、學堂停頓。

以上見民國己巳縣志建置略。

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歲壬子、順德縣中學堂復課、改稱順德中學校、復改稱順德縣立中學。（以下簡稱順中）經歷多年、規模日具、培育人才不少。

公元一九三一年、爲發展農科事業、借用順中校舍、開辦省立第二農業職業學校、順中遂成爲其附屬中學、至一九三六年、邑中人士、以順中有恢復獨立設置之必要、乃於翌年在縣城西後街鳳山書院故址另行設立校舍而遷離原校舍授課。

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軍事全面侵略我國、抗戰軍興、翌年廣州失陷、戰火逼近縣城、順中校址一度遷至中山縣前山、復遷澳門，後以經費無著停辦。

公元一九三九年、縣城淪陷、一切文化建築、如學宮、順中、鳳山學堂、縣立圖書館、縣立女子小學等、咸受敵僞搗毀無遺。

以上見一九八八年修志簡報第二十八期縣中學堂沿革考略。

公元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軍閥宣佈投降、戰爭結束。當時、原日之校址學宮（現在人民禮堂）只餘斷垣敗瓦、鳳山書院、亦早已夷為平地。在滿目荒涼之下、於是暫借飛蓋園及龍氏春岩祠作臨時校舍為順中復課、其後又將破爛之奎文閣加以修葺、並在兩旁建造四座平房、從上址而遷於此、因陋就簡、直至現在之新建堂皇校舍落成啓用為止。奎文閣乃在後改建居民，而殘破之樞星門、泮池等建築、則更在較早之前因建體育場將之清除、而只留下在環城路口之一段紅磚牆壁、舊有學宮之最後一點遺跡、亦因公共建設而在一九七五年拆去。

公元一九五二年、政府當局為發展教育事業、乃另覓現址、位於環城路縣後山一帶、土地面積達一百零六畝、興建一座現代化校舍，以代替前者、以繼往開來、而廣作育。並正其名曰順德第一中學、（簡稱一中）經歷年擴充、至現在有宏麗壯觀之教學大樓四座、內分課室三十四間。學生宿舍兩座、可容住宿生八百人。教工宿舍兩座、可容住宿教工二十六戶。大禮堂一座、科學館一座、體育館一座、田徑運動場一個。成爲一間規模設備完善之重點中學。

公元一九八八年、廣東全省完全中學分類檢查評爲『全面貫徹教育方針、深化教學改革、成績顯著。』之各類學校之一、受到表彰獎勵。學校之外觀、見如附圖。

以上參見該校史略、簡介及順德風采文化教育版。

孔子先師生平事略

孔聖降生二五三八年公元一九八七年何竹平撰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代人。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生於魯國鄒邑（陬、鄒、）昌平鄉。鄒邑即今之山東省鄒縣、後遷曲阜、即今之曲阜縣、城西南有闕里、背邾面泗二水、乃當年孔子講學所在。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享壽七十三歲。

孔子之祖先曰微子啟、乃商朝王室後裔。及周滅商、封微子啟之後人於宋、以嗣微子、世爲宋國之君。四傳至襄公熙、熙之子弗父何、讓位於弟方祀、是爲宋厲公。

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有賢名、嘗當宋國正卿。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當宋國大司馬、遭太宰華督之亂、華督弑宋殤公、復殺孔父嘉、時在公元前七百一十年。孔父嘉之子木金父因自宋逃難魯國、自此以孔爲姓。木金父生畢夷、畢夷之子、當魯國防邑大夫、因名孔防叔。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武力超羣、當魯國鄒邑大夫、因自防邑遷居鄒邑。

叔梁紇娶妻施氏、生九女而無子、納妾生一子曰伯尼、有足疾。及施氏去世、叔梁紇求婚於顏氏女。婚後、顏氏以夫年大、乃祈禱於尼丘山、以生孔子、因名丘。

孔子生有異相，其頂若圩、長而奇偉、身高九尺六寸。孔子年方三歲、父叔梁紇卒、歸葬防邑。家境漸困、賴母顏氏撫養成人。孔子稚年即與衆不同、所爲兒嬉戲、常學陳俎豆、行拜禮儀。至年十五而篤志於學、成德立身。年十七、即受知於魯國大夫孟僖子、稱譽孔子年少好禮、當必成爲當世達者。果爾、孔子在二十歲後、即有不少學子向孔子學禮學詩。孔子年十九、娶妻上官氏、翌年而生一子。時適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因名其子曰鯉、而字伯魚。至是孔子上有高堂、下有妻兒、因嘗爲魯大夫季氏委史、當管糧倉卑職、以資仰事俯

畜、亦孔子進身仕途抱道經世之始。年二十四、母顏氏去世、門人爲之助葬。年二十八、聞郊子知官、各有其職、乃往見而學之。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平仲訪問魯國、嘗答景公所問秦國地僻而國強之道、在於行以中正、選任賢能。年三十五、魯昭公二十五年、正卿季平子合孟孫氏叔孫氏作叛、君臣互攻、孔子乃避難於齊國。因而又與齊景公論及爲政之道、必須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責、子盡子職、以匡時弊。復晤齊國太師、與論樂理、得聞虞舜盛治時代之韶音。孔子神爲之往、竟忘飲食之味。其後魯國之亂漸平、孔子自齊返魯、年已四十二。時季桓子繼季平子爲正卿、鑿井得土缶、人皆莫能辨者、乃問孔子。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衆服其博識。是時、魯國政操季氏、而季氏桓子耽於逸樂、離於正道、凡事委於家臣陽虎。陽虎妄作妄爲、至有以下犯上之亂。故孔子在行年五十之前、曾一度退脩詩書、講禮學易、專志於授業。年五十一年、慕周守藏室史官老子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乃與孟僖子之子南宮敬叔乘車策馬、西行至周、請益於老子。復訪周大夫萇弘問樂。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瞻周太祖后稷廟堂階前三緘其口之金人。孔子自周返魯、名望益隆、遠方來學弟子日多。是年、孔子當魯國中都宰、行政一年、四方皆則之、取法於孔子。年五十二、升司空、復升司寇、輔佐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以修二國之和、使魯國重振聲威、齊國上下敬畏孔子、因立即歸還侵略魯國汶陽與龜山之田。年五十四、孔子默察季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權力規制、相若其國、且有坐大之勢、於禮不合。乃不畏權貴、進請魯定公毀三家僭建之城雉、以維政令。史稱墮三都。惜定公猶豫、事終弗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執國政三月、誅心逆而險、順非而澤之亂政者大夫少正卯、於是朝野井然、路不拾遺。至是、齊國懼魯國之興盛、於齊國將有不利、乃選國中能歌舞女子八十人、文馬三十駟、以饋魯定公。季桓子竟慫恿魯君受之、因以爲樂、怠於政事、至三

日不朝。孔子雖身攝相事、知大權仍操季氏、國事已無可爲、乃與弟子顏淵、子貢、子路、冉有等在無可奈何之下再度流亡生涯出走衛國。冉有作御、孔子目覩衛國生聚之衆、百姓熙來攘往。乃謂冉有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師生在旅途中頗不寂寞。孔子在衛國、居子路妻兄之家、曾獲衛靈公之厚待。居十月、擬往陳國、途經匡城、匡人誤孔子爲陽虎。陽虎嘗暴及於匡、匡人仇之甚、孔子貌狀陽虎、因被圍於匡城五日、與弟子失散、顏淵後至、孔子一度懷疑其已遭不測。及事明真相、孔子折回衛國、居衛國賢大夫蘧伯玉家。一日、衛靈公與南子夫人同車、宦官雍渠參乘、邀孔子出遊。事後、孔子甚愧於招搖過市、乃復離衛國。經曹國而達宋國、在大樹下與弟子習禮時、受宋國司馬桓魋突襲、拔其樹。孔子與弟子幸及時逃避、乃走鄭國。旋受鄭人之譏訕奚落、目孔子與弟子爲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聞之、以告孔子、孔子泰然。幾經磨折、孔子終偕弟子以達陳國、居司城貞子家。孔子居陳國久之、值晉楚爭霸、諸侯相侵伐、烽火常及陳國。孔子乃三度而臨衛國、閒中無事、擊磬自遣、因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固擅磬者。時孔子年已五十九、衛靈公老、一日、當與孔子共話間、見雁飛上空、仰視之、而心不在孔子。孔子乃復往陳國、來往於陳蔡二國之間。孔子居蔡國時、於山林中、數數而遇隱者、以耕稼爲樂俱輕視孔子之風塵僕僕而不達孔子之意。孔子居蔡國三年、楚國國君聞孔子爲當世達人、乃使人聘孔子。蔡國懼楚國得用孔子、將有不利於蔡國者、乃約陳國各發徒役於野、以圍孔子、使不得行。孔子與弟子、慘遭絕糧、病莫能興之苦。正當弟子已有怨言之際、幸喜楚國兵到、迎接孔子、楚昭王將重用孔子、以書社地七百里封之。楚臣令尹子西懼孔子得據土壤、有賢弟子爲佐、他日恐非楚國之福、以告昭王、昭王乃止。遂有楚人曰接輿者、一日偶過孔子車前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聽之、若有所感、即下車欲與之言、但此佯狂人已去。時孔子年已六十三、乃離楚國。孔子弟子多仕於衛國、因復往之。而衛國自衛靈公卒後、國事日非、雖曾被邀參政、終以不肯苟合時流、以至蹉跎歲月。魯國自孔子周遊列國期間、一直仍由季桓子執政、迨季桓子病、將死、終悔悟不能用孔子、爲魯國一大損失。乃謂其子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季康子果於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國迎孔子回歸魯國、其時、孔子年已六十八、重回故國、謁見魯哀公、哀公問以爲政之道。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孔子又答季康子爲政之道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之崇高理論、當時魯哀公與季康子、可能聽不入耳、只以禮待孔子、而不委之實政。故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可見魯國此時、陋習仍存、和從者更竟出自孔氏門下。孔子回魯國翌年、子伯魚死、喪禮從儉、有棺而無槨。隨之最好學之弟子顏淵短命而死。使孔子在重重失意中、哭之至哀。孔子晚年、鑑於周室衰微、禮樂詩書廢弛、樂得以在野之身、乃專志於刪述詩書禮樂、讚周易、修春秋、以孝語曾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講學杏壇、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至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年七十三、子路死於衛國之亂。子貢請見、孔子扶病持杖於門、傷道之不行也、因而涕下、告子貢以自將不久人世之語、七日乃卒。葬於魯城之北、泗水之濱、地大一頃、墓前築祠壇、植樹百數十。弟子皆服喪三年、子貢廬墓六年、弟子與魯人因家於孔墓之旁者、百有餘室、故稱孔里。世世相傳、至漢而益尊隆、高皇帝嘗祭以太牢、百官相至、常先謁而後從政。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

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自漢代立學、奉孔子爲至聖先師，歷唐、宋、明、清，迄今二千五百餘年，儒學一直是中國文化主流，具有博大精深之學術思想，爲人類生存進化之指引，合全人類所應用者。

附錄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至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治國，治國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文廟祭器記

孔聖降生二零四五年明弘治七年公元一四九四年黎暹撰

暹字景升、鶯洲人、穎博能文、明成化乙酉年公元一四六五年領鄉薦、卒業胄監、爲祭酒、歷任奉議大夫、金華府同知。晚年歸里、講學羅江書院、遠近求文撰碑者無虛日、喜唱和友朋、著有草庭稟。見縣志列傳三明二卷二十三。本文見縣志金石略卷二十。

維持世道之大端有二焉、曰明人倫也、正人心也。學校不修則教道虧、設行作而人倫晦、正祀不興則淫祠盛、邪說起而人心惑。惑而正之、晦而明之、非有卓識之君子審其機不能、而急於簿書期會者、不足以與此。嘉魚吳侯獻臣、由甲科宰吾邑、邑由討叛建、至今四十有四年矣。侯懼民猶狃故習未盡變、進父兄子弟于庭、語以五品之倫、日諄諄口弗置、又刻文板家諭之。已而歎曰、茲非其本也、講人倫在儒學、聽其頽敝、則師生曷處、五倫何由明、遂取兩齋儀門以下、撤故而新之。先是俗尚淫祠、侯下令毀其屋、碎其像、裂其鼓鐘、凡八百有餘所。已而歎曰、茲非其至也、收人心在聖祀、祭器不備、曷以示禮、羣心可由正。遂稽自罇罍爵洗之屬、市銅而範之、齋門以楹、計凡百十有四祭器、以件計凡百四十有六、木必剛、銅必良、工藝必長、而與其師生晨夕講習、春秋進獻、教行而祀、學絃誦之音、響振田野、俎豆之容、光映林谷、得於見聞者、莫不知善之當趨、正之當由、不惑於邪說、不移於諛行、耳目泠然、若侯去其障蔽而俾之聰明、詞章之工牲牢之豐、不足道也。傳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易曰、有孚顒若、下觀而化、其弗信矣乎。教諭趙君璜、訓導黃君玠、蔡君鑾、請予言記、麗牲之石。夫當戰國時、人倫不明、人心陷溺、孟氏起而救之、惓惓焉、惟明人倫正人心是務、千載而下、佩其教者、類能秉忠孝之節、新信義之風、砥柱頹瀾、於世道有賴焉。則侯是學也、豈直爲觀美而予之記之、亦豈直貴工費之鉅而已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予亦曰、能言明人倫正人心者、孟氏之徒也。侯在邑於他

建創尤多，不繫於學具別記云。弘治七年甲寅歲孟冬吉日立石。

按文內所言、吳侯獻臣、乃吾邑自明景泰三年公元一四五二年開縣、第十二任縣令吳廷學、獻臣其字也。縣志云、獻臣廣西人、弘治二年進士。來作令、潔己愛人、動以古君子教化成俗自期、修文廟、毀淫祠、舉壇廟秩祀、病民間婚喪踰節、刻朱子家禮書頒行之、教以五禮、訪延賢才、賑恤孤寡、凡可獎勵風俗無不行云云。

按孔子廟、明稱文廟、清因之、爲縣學所在。縣志云。縣學在城內梯雲山右、明景泰三年、知縣周亶建大成殿兩廡、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後爲明倫堂。又建學官署、諸生號舍、始用茅茨。六年、知縣崔瑀易以瓦。繪先聖(孔子)四配(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十哲(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子張)土像、置兩廡、從祀諸賢木主。天順四年、知縣李先改建兩齋、東曰進德、西曰修文、又建會膳堂、神廚、宰牲祇肅所、祭器倉庫。成化元年、知縣錢溥立卧碑整泮池、創麗澤亭、左右鑿二沼、改會膳堂曰觀頤、建奎文閣、閣下豎御書敬一箴碑。成化末、知縣吳世騰建號舍十有八。弘治間、知縣吳廷學修戟門兩齋、範祭器凡百四十有六。

孔林頌

孔聖降生二一六六年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一五六五年歐大任撰

大任字楨伯、號崙山、陳村人。先世自金陵遷韶、宋建炎避金兵來居廣州、十三傳至世元、稱沙洲先生者、乃大任父也。大任幼稟家教、聰慧絕倫。嘉靖癸亥以歲貢廷試名列榜首。官歷江都訓導、光州學正、國子監助教、大理寺左評事、南京工部屯田主事、晚告歸、卒年八十、祀鄉賢祠。見縣志卷二十四第九頁列傳四明三。本文見廣東文徵第三冊卷十三第三百五十三頁。

嘉靖歲乙丑冬十二月乙亥、余同比部郎黎君天啟趨曲阜、拜闕里廟。衍聖公尚賢率諸子弟迓於廟門、拜畢、導觀手植檜、於是出北城四里、謁孔林。自漸門入二百步爲夫子墓封、高丈餘、有漢刻石。宋刻至聖文宣王墓石、則在漢石之前、洙水環其下。西南側有子貢舊築場、東南隧道左有駐蹕亭、饗殿前有二石人、四石獸、甚奇古、壇石四十九、則造於後。漢魯相韓叔節伯魚墓在東、子思墓在西、相去密邇、四代白墓在西北隅、五代求墓在東北隅六代箕墓在東南隅、七代穿墓在西南隅。自漢中興、祖墓以下、皆列於外林、廣十餘里、樹木皆弟子四方之植、下無荆棘、上無鳥巢。南爲防山尼山鳧山嶧山顏母山、東爲九龍山蒙山陪尾山夾谷山龜山、北爲甌山杏山梁父山雲亭山介邱山徂徠山、咸宗於岱也。水則沂汶洙泗皆西逝、蓋地傾東南、非岱巖諸山爲齊魯青徐之障、則黃河衝潰、不但碣山淪於海而已。障海地勢之完固、千萬年元氣之運、所由啟歟、幸獲瞻謁、謹奏頌云、

峩峩岱山、四方宗兮、業業孔林、萬年封兮、沂泗既下、淮沛淙兮、肇啟洪源、鞏林宮兮。建饗殿、脩嘉薦、乃告成、乃侑奠、八音諧、六羽獻、來子孫、走髦彥、奉聖靈、歆錫羨、祚無疆、永詒燕。鬱鬱墓林、靈秀所盤、日之月之、維乾維坤、元氣攸萃、四方來觀、宇宙不毀、喬木長存、本支千億、吾道萬年。

重修儒學記

孔聖降生二一三四年明萬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年梁柱臣撰

柱臣字衡南、龍頭人、明嘉靖末舉人、復登進士。與明成化戊戌進士梁儲別。柱臣歷官馬龍州知州、文林郎大理寺右正。見縣志選舉表卷十第三十六頁、又見縣志金石略卷二十第三十一頁及第三十六頁。本文見縣志金石略卷二十第四十頁。

吾邑之有黌宮也、肇自景皇帝登極之三年、削平僭亂、造茲新邑、誕敷文教於南海之陬、實爲我邑周侯余侯經畫營度、剪其荆棘、丕創厥基。嗣是崔侯李侯錢侯吳侯莊侯邱侯曾侯李侯胡侯先後來尹茲土、增修其缺、葺乃廢墜、於時、廟學規制始大備、赫然鉅麗、甲於他邑。我多士鼓篋於中、沐浴菁莪、樸棧之醇化、用能奮翼風雲、依光日月、蓋彬彬盛焉。爰自景泰壬申迨今、多歷年所、雖廟貌如故、而門垣階祀、房櫺欄楯、朽蠹已甚、非所以妥聖靈而育羣士也。先是我邑沈侯鐵、念我邑士修業無資、爰奪緇流田二百四十畝給學、備諸生膳、具佐工役之務、尋以擢任去邑、諸生闕焉、鬻喟今侯是望。維萬曆辛巳、吳門葉侯以名進士出宰吾順、甫下車視學、喟焉傷之、值有清丈之役、明年又以入覲行、未果經營。比癸未夏、侯復蒞任、詣學周覽、悚惕惟覆墜是懼。於是邑博士先生與諸弟子員詣邑庭謁侯、以修學請、曰、維茲廟學、賴諸前聞人創修、以有今日、今茲圯矣、弗飭將恐墜、侯其圖之、用終沈侯養士之功、以光於前聞人。侯故愷弟、作人雅重儒教爲先大體、聞之、慨然遂允所請、曰、是余之責也、余即無能爲役、又焉敢避難而忍朽蠹、以重不穀之辜、維諸公贊之。乃庀材鳩工、諏日授事、凡木石之朽且腐者易之、丹雘之曼漉剝落者新之、首文廟、次兩廡、次戟門櫺星、次頽池、次尊經閣、次鄉賢名宦祠、次明倫會膳二堂。以至階坻房櫺欄楯、靡不修飾、工浩費鉅、侯靡有所愛。經始於孟秋壬午、落成於仲冬丁亥、凡五越月。而昔之朽且蠹者與曼漉而剝落者、悉更堅完美好、棟宇赫奕、丹碧輝煌、而門垣、而階坻、而

房櫺欄楯、煥然一新、所以嚴對越而居絃誦者、有所其矣。是役也、問誰經費、則侯之罰鍰俸錢也、非糜諸帑而凌之民者也。問誰董役、則邑之曉事典儀羅君大倫也、是能仰體侯德而措意營辦者也。事既竣、邑中人士相與德侯而頌其功、僉謂不可無述以告、博士余公陳公潘公造余勒一言鐫諸石，以垂不朽。余因感而嘆曰、嗟夫、孔聖道配重元、德冠百王、維茲宮牆堂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是焉、在非高明閱麗軒豁峻整儼若閭闔魏闕焉、何以表尊嚴而竦瞻視哉。乃余槩觀天下都邑、凡釋氏之宮、多華侈、孔氏之宮、多儉陋其甚也、或任其傾圯蕪穢、鞠爲茂草、抑何故哉。俗衰教弛、人心易溺於邪、而俗吏大都急簿書計功利、其務精聖道、風厲學宮者、蓋甚渺也。乃葉侯當邑務旁午之秋、卓爲是舉、屹狂瀾而障之、其真知崇聖道而急大體者與、其能終沈侯之功光於前聞人而永有辭於天下後世者、在茲一舉，宜乎我邑中人士戴侯之德而頌其功於不衰也。余欣欣然中心服而嚮往之矣、何言之與有諸博士先生曰、是足以紀盛美而識不忘也，遂鐫之。

接前錄《大學》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重修儒學記

孔聖降生二一四三年明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梁鵬撰

鵬字冲宇、西洲人、明嘉靖甲子鄉薦、萬曆甲戌成進士。任福建省崇安縣知縣以政簡刑清、愛士卹民、論功考績、擢戶部主事、轉郎中、及歸、饋粥外無餘積、編蘿以居、足不出戶。見縣志列傳四明三卷二十四。本文見縣志金石略卷二十第四十二頁。

先師闕里有家廟焉、鵬昔親詣肅拜稽首、締觀貌之隆仰、歎翕聖靈、鞏固道脈、根本在是。又得見先師手植檜於杏壇之前、迄今二千餘年、枯榮開落、關世道之盛衰、後學仰慕彌深、恨不生同聖世、其所欽崇敬事者、唯學宮而已。西越方侯以名世鴻才、來蒞本邑、正直忠厚愷弟真誠、不欲以俗吏自命。甫視事、即加意學校、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環視宮牆圯壞、慨然有重新之意。會博士先生率諸弟子員而白之侯、侯欣然曰、此予夙心也。遂選官諏日、鳩工飾材、屢省乃成。首自正殿兩廡、爰乃戟門翼亭櫺星泮池、繼自啟聖廟、明倫堂、尊經閣鄉賢名宦二祠、以至公署號舍。其中成規具在、克紹前修、垣牆之崩頽、棟樑榱桷之剝落、髹堊丹青之未飾、階圯馳道之未修、在在有之、侯悉心料度、煥然維新、因革合乎時宜、剪裁依乎中制、舊有御製敬一碑、原卧於閣下、卑卑湫隘、且登樓踐履必經。侯矍然曰、聖謨洋洋、可狎視耶。乃遷於明倫堂、後明與士佩誦之、又慮多士會文無所、易舊齋爲奎光堂、相與議論文章、商確古今、彬彬成德而達材矣。黌門以外、天衢洞徹、川嶽周迴、原有坊額二座、近亦樸陋、更加藻潤、塗以五采、東西分峙、視前增壯麗焉。大都制度森列、氣象改觀、雖不敢望闕里之輝煌、亦足稱邑治學宮之選、後之登斯殿者、瞻仰聖顏常存、對越聿觀俎豆、益切羹牆、咸賴侯今日作新之嘉惠矣。是役也、自經始以迄落成、皆侯躬親督理、月凡數至、凡費金錢、除申請外皆捐俸入、不以煩諸民襄厥成者。爲主簿廣信裴君春、會學諭程鄉陳君曙、學訓莆田陳君僖、皆奉將德意、贊畫不違。至委官典儀羅大倫、儒官羅君振、

亦朝夕恭事、斤斤奉法惟謹。工既竣、僉嘉懿學、欲勒石以詔來茲、博士先生來徵余言、余惟邑學之設、肇基於景泰三年、以迄於今、先後縮符、間有因時葺治與增給學田、是皆偉績在庠序、然無如侯實心實政、造士作人、企慕道真、力扶風教、民之父母、士之師表、尤當誦明德於不衰。余不嫻於文、而適協中孚、遂附鐫刻。侯名學龍、浙江淳安人、己丑榜進士。歲萬歷二十年歲次壬辰臘月吉日。

接前錄《大學》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學道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重修儒學記

孔聖降生二一六零年明萬曆三十七年公元一六零九年薛藩撰文羅良信篆額

藩字侯宣、龍江人、生即穎悟、爲古文立就萬言。明萬曆丙子舉鄉薦、已丑成進士、授行人、時值日本侵犯朝鮮釜山諸郡、曾受持節一品服奉使朝鮮協辦援助事務。旋擢戶部員外郎、歷任南寧知府、雲南按察副使、皆留善政、受士民爲祠遺愛。晚年里居、自處儉約常與平民等、偶立門前、不之識者以爲門公也。見縣志列傳四明三卷二十四。

良信字惇卓、大良人、萬歷壬午舉鄉薦、授定州學正、陞衛輝府司理、漳德同知、所至修城建學社葺文廟、教以六經、造就多士、給民牛種農具、以勸耕織。心力交瘁、至卒於官、祀鄉賢祠。見縣志列傳四明三卷二十四。本文見縣志金石略卷二十第五十八頁。

皇明聲教四訖、文命誕敷、羅浮介在嶺外、其舊林荔浦皆禮樂所沾濡、望其宮牆、秩如也、膠序、井如也、絃誦其中者、蓋駢駢如也。我順德當南海一區、其建邑自景泰三年始、宮牆俎豆、雖亦以是歲創新、然經制多遺漏未備。嗣有錢學士溥之役、則襄毅韓公爲政。有吳司空廷學之役、則中丞李公爲政。天運地靈、方斯蔑如已。至於李侯、胡侯、葉侯、方侯、後先鵠起、廟貌重新、則載在倫太史呂廣文梁廷評梁計部諸載記可考、豈非琬琰與橋門並峙者哉。溫凌吳侯來蒞茲土、會逢浦江倪侯建浮屠增形勝之後、樂贊其成、又慨然以修飾學宮爲己任。程工計費、悉捐橐以授、高君如璧陶瓦斬木、甃暨椽椽之資、不泐日而辦、不移月、而煥然一新。博士王君一輿、唐君起崧、蘇君永泰、介諸生詣余請一言、以識侯不朽、余不敏、竊謂古之所造士於學者、莫盛於三代、庠序教之爲名人倫之爲實典謨、雅頌卦爻之爲誦縞收端、嘒輶綽綽碁碁琮璜瑤瑤之爲佩服、而逶迤周旋咏歌擊拊之爲容聲。諸縉紳學士類能學之、類能言之、而學之弊、莫盛於後世、學者縛束於經生之說、甚而至於訓詁之凡、亦不能守、而巧爲俳調、以苟徇之呻吟佔俾、以希異時青紫、一得志而弁髦隨之矣。毋論其精神之

所注寓、即不知禮樂射御書數爲何物、將何取於學也。學士大夫亦類能譬之、類能著之己。今有能本禮樂詩書之教、以自超於流俗爲俎豆宮牆光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順德之鄉二百年來、掇巍科、居鼎鼐、功業爛然者、不可勝數、闊略以至於今、說者不無有風氣漸移之憂、吳侯力舉而培葺之、遂有首臚唱秩編翰二太史以爲後來輩出者前驅、天運地靈、一時爲盛、是在今日也。夫天地之氣、始於西北、盛於東南、西北爲陰幽、東南爲陽明、陰幽者屬退、陽明者屬進。文王彖易於升曰、南征吉言、陽剛在下、當前進也。夫子翼易於離曰、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言嚮陽而物象明也。嗟夫、物固有之、人亦宜然、吾鄉當離明之象、其道主陽主進、遙望斗牛其煥然而亘中天者、又非自此中興會耶、文命聲教、於此益可徵己。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吾諸士其何以報吾侯、是用紀之稗史、著之惇史、勒之貞珉、與宮牆膠序並垂不朽、是即以報吾侯意也。博士王先生一輿、博雅清修、眞足師表一世、沿牒學宮、又與役會、不佞承博士命、故樂記之、以爲多士嚆矢。吳侯名宗周、晉江人。王博士名一輿、南安人。萬曆三十七年歲次己酉季春吉日立。

接前錄《大學》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文廟從祀議

年月不詳黎景義撰

景義一名內美、桃村人。祖材、明進士、歷官桂林知府。景義少讀於舅氏羅虞臣家。習朝章典故、上下千古、均有論說。景義生逢明季末葉、因與當時忠義如南海陳子壯、番禺黎美周及同邑陳巖野交好契深。明亡、二陳一黎殉國難、景義奉母隱桃山不出、以尚孝節。見縣志卷二十五列傳五國朝一第三頁。本文見廣東文徵第四冊卷十八。

文廟之有從祀也、所以崇德報功、厥典甚重、故其人必能於聖人之道躬而行之、若立德、若立功、若立言、文行兼臻、各情相副、入而有得於道統之微、出而有俾於治統之實者、斯可以與列其中、非獨取專門著述、高談性命者、遂爲足以明道而有功聖門也。夫七十子親受闕里之傳、或具體、或一體、而教分四科、各具實用、身通六藝、不事迂談、則後之學者可知矣。是故從祀諸儒、其有文優行玷、公論難掩者、雖已進而必黜、而在將來議進者、亦必其德醇學正、功言並茂、而非名浮於實、無益於天下萬世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後儒侑食孔廟時、併卜子夏進者凡二十二人。曰周、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漢、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杜子春、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魏、王肅、王弼。晉、杜預、范甯。至宋元豐七年進三人、曰周、荀況。漢、揚雄。唐、韓愈。崇甯三年、冒進王安石配享。政和三年、又冒祀其子雱。淳祐元年進五人、曰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景定二年進二人、曰張栻、呂祖謙。咸淳元年進二人、曰邵雍、司馬光。元皇慶進衡許、至順進漢董仲舒。皇明洪武二十九年、亦特詔進董仲舒、至正統二年進三人、曰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八年進元吳澄、弘治九年進宋楊時、嘉靖九年進五人、曰漢、后蒼。隋、王通。宋、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又進宋、蔡元定與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啓聖公祠。隆慶五年、進本朝薛瑄、萬曆十三年進本朝陳獻章、胡居

仁、王守仁。二十三年進宋周子父、輔成、啓聖公祠後。又進宋羅從彥、李侗焉、第其中有不當進而進者。宋靖康元年用祭酒楊時言、罷王安石配享、然猶降居從祀之列、理宗淳祐元年乃黜之、並黜其子雱。皇明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始建議請黜揚雄、高帝嘉納其言而行之。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建議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八人褫爵罷祀、併請黜荀況、而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請改祀於鄉、時未果行。至嘉靖九年肅皇帝釐正祀典、始允廷議采其言之、於是荀況及戴聖等八人俱罷祀、鄭衆等五人各祀於其鄉、又特罷元人吳澄、蓋此數人皆所謂文優行玷、公論難掩者黜而罷之、於以尊聖道而重國典、扶世教而正人心、匪淺鮮矣。今按兩廡先儒定祀勿替者、周三人、漢七人、隋一人、唐一人、宋十八人、元一人、本朝四人、合三十有五人。然嘗考之前代、尚有可議進者三人焉、若漢丞相忠武侯諸葛亮、若唐平章宣公陸贄、若宋參政文正公范仲淹。忠武一生、自躬耕南陽承三顧而出、輔漢定鼎、託孤寄命、自任天下之重、無不與伊尹相符、功業雖未就、而三分割據、續漢正統四十餘年、文章雖不多、而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用兵若三代之時、而事君秉文王之心、澹明甯遠之言、則求志達道之旨也、成敗利鈍之不計、則正誼明道之衷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則大學之休容也、六出伐魏、討賊而卒於軍、則春秋之義也、故文中子謂禮樂可興、程子謂有儒者氣象、羅豫章謂可與權誠、見其立身行道、合於聖人者多也。宣公奏議、多知道之言、事上能不負所學、蘇東坡稱其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楊龜山稱其在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遷貶則杜門集古力書、可謂知進退者、朱子稱其論諫本仁義、諳練既多、學更純粹、而胡致堂則曰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甯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又論權而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宜

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猶爲通達而弗畔於道也、此所謂眞洙泗之徒也。文正有先憂後樂之志、自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故其佐宋、皆聖賢事業、白璧無瑕、朱子稱爲傑出之才、吳草廬稱爲百代殊絕人物、而呂本忠亦曰、本朝人物、公爲第一、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爲必盡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若成否不在我、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利鈍之誠心也、蓋嘗以左氏授狄青、以春秋授孫復、又嘗以中庸勸張子載、則其學術之淵源、猶在關雒之先者也。然則此三人者、並學從祀、誠協萬世人心之公、而備聖門祀典之盛矣。又崇禎初年有國子生上疏、請以漢諸葛亮、唐張巡、宋岳飛增入孔廟從祀、天子下其章禮部、令議題復。夫亮已有前議矣、若巡飛二人之議進者、殆非無見、請得而確攷之、二人之行之才之功不具論、惟論其學、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記其生平讀書甚多、不過三遍未嘗復讀、而終身不忘、誦之如流、此其天姿學力大過人矣、而窺道之深、知本得要、則莫如人倫天道之言、夫人倫天道大原無二、此物則秉彝、皇降綏猷之妙理、中庸所謂天命率性、孟子所謂有性不謂命是也、巡之學識及此、殆超於秦漢之上矣。岳忠武本傳、記其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是則自少讀書、不徒尙拳勇也、而學問之純、涵養有素、則徵於德勝君子之論、夫審德勝才勝之異、定君子小人之分、而無德者貶之、有德者勉焉、此乾爻所謂忠信進德、先聖所謂君子尙德也、飛之學識若此、殆不減關閔之徒矣。況先聖述六經以垂憲、而其志則在春秋、巡能起兵討賊、遏祿山而保江淮、大節不奪、殺身成仁。飛欲滅虜復仇、復中原而還二帝、奉詔班師、之死靡憾、其所以嚴華夷之防、盡君臣之義者何如也。然則二人之於聖經、不必以言明之、而直以身明之也、由是言之、學從祀而及此二人者、不爲過矣。至於本朝之儒、近代屢有陳請、少或數人、多至十餘人、今覈其學行最著、確然當進者有六人焉。克已功密於箴銘、尙文益深於贊古、文章則持論正於蘇氏、大節則絕

命烈於首陽、高皇帝目爲異人、蜀賢王尊爲正學者、忠烈方遜志孝孺也。作夜行燭則一書、默化厥父、爲州學正而兩庠爭以爲師、定儒家宗統之請、開我朝道學之傳者、靖修曹月川端也。經世之志、見於世史正綱、治道之詳、見於大學衍義、補宗傳之緒、見於朱子學說者、文莊邱瓊山濬也。好古力行、安貧樂道、廷對萬言、敷奏實學、起復一疏、扶植綱常者、文毅羅一峯倫也。介以守己、不先朝於逆藩、虛以人道、惟自貶於藏密者、文宗蔡虛齋清也。恭莊實踐、衆欽行己之端、毀撤淫祠、益徵信道之篤者、恭簡魏莊渠校也。之六人者、著述旣富、躬行亦眞、理學本優、事功尤顯、所謂文行兼臻、名情相副、有得於道統之徵、有裨於治統之實者也。其餘尤不乏人、足見明代人文之盛、是以眞儒輩出、數溢前朝、行將並列朝廷、增光俎豆、而吾道有功臣、聖徒無僞士矣。雖然前所議出祀於鄉者、蓋皆稱爲經師、如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之類者也。夫訓詁之學、固未必得心法之宗、然當秦火之餘。守其遺經、各相傳授以待來學、即後儒如程朱輩、亦皆由其文以釋義、則不傳之脈、未必不藉於此也。況夫立身制行、原無疵類、未嘗得罪於名教、而實有功於聖門、乃使其以有功而進、以無罪而退、無乃過乎。又按罷祀人中、如劉向者、初喜神仙方術、未免年少之惑、然晚歲氣象殊勝於前、志興禮樂、以行教化、顯於宗室、譏刺王氏、忠貞痛切、發於至誠、所著新序說苑烈女傳、皆不悖於聖人、意在諷君救時、要非無補於世、其洪範五行傳正爲王氏起論、縱論陰陽術家之小技、而於道實無害、非若揚雄美新、何休王魯、吳澄仕元、爲名教之罪人也。論者謂宗臣憂國、雖屈原不能乃是、豈可與馬融王肅輩同日語哉。然則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與劉向六人宜復其祀、則學宮無失人之憾、道術得折衷之衡、公議愈明而祀典愈重矣。

大成殿重修記

孔子降生二二二五年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溫聞源撰

聞源字華石、號碧池、龍山人。幼慧善讀、舉乾隆戊子鄉薦、庚子成進士、選庶吉士進內閣中書、便歸不復出。念名成遲暮、親不及見、乃輒飲泣。見縣志卷二十六列傳六國朝二第六頁。本文見縣志卷四建置略第十七頁。

天下事創始固難、而仍舊亦復不易。吾邑文廟自前明景泰三年始、厥後代有修造、遂臻美備、而鐘樓則左溪李侯建於震位、思泉胡侯移於巽位、青烏家所謂催官者是也。迨望山方侯、葵明倪侯、來蒞吾邑、謂縣治兩水左右分流、環抱匯於太平神步兩山麓、水口猶缺、深以爲嫌、爰創建雙塔於山巔適當巽巳之位、捍門聳峙、雙柱夾河、大魁應在丙丁之說、所由來也。歲壬午錦川高侯、重修文廟、多所更易。復於石湖涌畔、新建龍王財神二廟、阻抑上流、年來文運稍替、亟思仍舊。鐘樓朽蠹、雙塔傾危、益欲乘時修補、以培風氣。壬辰冬、羅行人人謬推家兄登予肩其任、不佞與同人進士游寅章、吳念中、舉人羅沃朝、黎翹楚、羅行釗、馮開泰、潘澧翹、陳瑾甫、杜次山、薛燦五、貢生胡偉臣、邑庠羅履燦、余北亭、潘卓之、盧良秀、國學陳和堯輩、咸踴躍贊襄、諏日授事、稍移低正殿、欲藏風也。殿前爲兩廡、爲戟門、爲泮池、爲櫺星門、門外爲賢關聖域、欲蓄風也。殿後爲明倫堂、欲通氣也。堂後左右爲池、池後爲奎文閣、爲名宦忠孝鄉賢各祠、爲麗澤書院、欲殿後也。殿左爲五王殿、欲接脈也。五王殿後爲旁門、欲迎龍也。五王殿後爲教諭署、署右爲門爲路、欲趨吉也。殿右爲進德齋、齋外爲池、欲洩煞也。池後爲訓導署、署左爲路無門、欲避凶也。明倫堂左爲修業堂、又左爲節孝祠、堂前爲迴廳、堂右爲密室、此皆因地布宜者也。自是而鐘樓而雙塔而青雲路、諸橋亦次第舉行。經始於壬辰十月、落成於甲午十一月、至是所謂仍舊者、亦覺不易矣、而創始之難、則又何說。邑之右、水自西北奔騰、迄南轉東、與左水會

合、即方倪二侯所云、滙於兩山之麓者也、曩於來水流通、一港名曰崩通、水反外洩、內河日淺、識者遂決意湮塞、然繞道紆迴、行者苦之、以故塞港築路、一時並舉、而龍王財神二廟遷建東門城外、此所謂創始者也。是役也、港塞於己丑十月、路成於庚寅五月。董事者羅君立三、游君應球、馬君祚啟、李君平五、費白金一千有奇。龍王財神二廟、建於丙申、合壬辰之舉、費共白金一萬二千有奇云。

接前錄《大學》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心、心廣體胖、故君子先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大成殿重修記

孔聖降生二三五五年清嘉慶九年公元一八〇四年龍廷槐撰

廷槐字沃堂、大良人、乾隆丁未進士。父應時、乾隆辛未進士。子元任、嘉慶丁丑進士以編修督山西學。廷槐以編修記名用御史、入直上書房、以丁外艱南歸。築園奉母、講學越華書院、遺著有敬學軒文集。見縣志卷二十六列傳六國朝二第二十八頁。本文見縣志卷四建置略第十八頁。

本朝乾隆壬午、高縣宰規仿郡學、移易啟聖宮明倫堂位置、撤櫺星門外、紅牆而達西齋一門於衢、科名屢躋、士論譁然。越十年壬辰脩復舊觀、獨奎文閣前後土垣無力繕葺、日久坍塌。斗役築室鱗占、分賃漁利、甚而圍穀殿廡、棟宇塵翳、庭蒿成林、尊彝弗設、春秋釋奠、率以土爐瓦缶將事。夫釋老之徒、爲天下之敝民、尚飾宮蠲器、以奉其師。顧吾儒反弗及焉、可慨矣。薦紳憤之、造余議脩、經始於嘉慶癸亥九月、越年甲子七月告成。殿易黃瓦、案置供器、甃階礮礮、砥平鏡淨。既乃釐復舊址、繚以甃垣、而建射圃、觀德亭、會膳堂於其中、遷吏廨於外、移迎龍山麓社壇稍南數武、於是規制始備。唯太平神步兩山寶塔、爲邑域水口、觀音文昌二閣、又屬秩祀正廟、欄楯椽櫨、日就朽蠹、雲路松隄、被田溝冲决、齧陷數段、第二橋第三橋石亦傾圮、行者裹足、因於脩閣塔之便、伐石纍橋、運土培路、復於隄邊加築數石壩、防激湍而資鞏固、共費白金九千二百有奇。董其事者、爲馮世衡、余秀洪、羅建迪、馬秩西、李儒宗、羅林先、黃瀾徵、暨余叔維翰弟與岐子元侃、應與捐資紳士姓名、並列於珉。

重脩奎文閣記

孔聖降生二三八三年清道光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二年何太青撰

太青字樂俞、羊額人。舉嘉慶甲子鄉試、己巳成進士、選庶吉士、歷知浙江於潛、德清、仁和諸縣、擢嘉興海防同知、有政聲。晚年居家型族、規範井然、癖嗜宋元翰跡、購藏至多、暇輒吟咏。見縣志卷二十七列傳七國朝三第六頁。本文見縣志卷四建置略第十九頁。

順德縣城爲古南海地、五山環列、若五星之聚於奎垣、而文廟居其中、奎文閣在明倫堂後、名宦忠孝鄉賢三祠暨麗澤書院翼其兩旁、而閣居其中、亦若奎躔之聚五星也者。故凡府廳州縣學之立閣宮牆內者、類稱尊經、而吾縣獨曰奎文、文之爲義、固可眩經奎之爲象、於地形勝、別有取也。閣之創不與學俱。自錢侍郎溥來蒞縣、始修之者、樓公儼也。歲久、閣且壞、星次庚寅、予與邑人有踵脩大成殿並兩廡之役、工竣、計無餘資、不暇及於閣矣。比部溫君承悌、歸自都門、顧予嗷嗷歎息、以爲善學終缺、而事不可或已也。予曰誠然、君試倡之、好善之士、將復有踴躍起者。因偕至閣下、集縉紳籌定規模、估值三千餘金、分道勸捐、比部及其弟承鈞任簽龍山一鄉、已得三分之二、而龍江大良諸君子咸謂喜出望外、繼捐如所估數。遂鳩工庀材、經始於辛卯六月、越三月而閣成臺基、仍其舊址、臺上建閣、閣下高一丈三尺六寸、閣上高二丈五尺五寸、縱四丈一尺五寸、橫踰縱二丈六尺九寸、舊高三丈零九寸、今視舊、增高五尺有奇、閣上舊二十八楹、今增一十六楹、舊建堂寬而閣銳、今上下周正、環以迴檻、高其垣牆、誠巨觀也。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序

孔聖降生二四六九年公元一九一八年簡朝亮撰

朝亮字竹居、簡岸人、世稱簡岸先生。清廩生，生於咸豐辛亥公元一八五一年、爲一代大儒朱九江先生高弟。沈潛經學、志切承先啟後、因先後卻禮學館及清史館之聘、設讀書草堂、杜門講學、發揚禮山遺教、不求聞達、以醇樸澹泊、專志於注述經典、垂五十年、卒於公元一九三三年、壽八十有三。見順德聯誼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及南海九江商會朱九江先生行誼輯述。本文見廣東徵文第六冊卷二十九。

論語之經、經之精也、百氏之要也、萬世之師也、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秦雖火之、不能滅之、漢終復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自漢迄宋而至今也、爲論語之學者、明經以師孔子也、惟求其學之叶於經而已矣、烏可立漢學宋學之名而自畫哉。昔聞之九江先生曰、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岐、何天下之不幸也。今念斯言、道中既不安、豈不由道外而求他歟、則道中咻者過矣。朱子之爲論語集注也、自漢迄宋皆集焉、終身屢修之、欲其叶於經也、其未及修之者、後人補之正之、宜也。程子易傳諸經說、朱子酌言矣、若詩鄭箋之於毛傳、若周官後鄭注之於先鄭說、皆補之正之而有叶也、何爲乎蔽者執漢學而攻宋學也、而或平之曰、漢學長訓詁、宋學長義理、斯不爭矣、是未知叶於經者之爲長其長、不以漢宋分也。明經之志、君子無所爭也、義理莫大於綱常、經言殷周所因而知其繼也、馬氏以綱常釋之、曾子稱昔者吾友而不名、如知其友何人也、必於義理知其友從事也、馬氏顏淵釋之、此漢注非訓詁者、朱子采其說、此其義理之長也。鄭氏釋雅言爲正言、則言易春秋亦皆正、非惟詩書執禮有然矣。朱子常言釋之、然後見易春秋不常言也。史記釋孔子者足徵也、博約之教、乃開後學、鄭氏釋此經者、不釋約焉、朱子以約要釋之、由知而行皆要也。孟子之學曰、說約曰守、約其自

斯發歟、此宋注明義理者、以訓詁而明、此其訓詁之長也、蓋叶於經者之爲長也、今必先知類焉。左傳稱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復禮仁也、此因楚靈王不能自克而言也。杜氏曰、克、勝也、據釋詁也、朱之說同。今據說文而曰克、肩也、猶任也、亦據詩傳箋也、仁以爲己任、克己者、任己者、克己與由己、上下文同、非一例釋之不洽也、惟多欲如楚靈王、謂之不能自任可乎、經言斯焉取斯、其同而異矣。復禮曰克己、勝己之人欲也、爲仁曰由己、從己之天理也。若孟子言善、不善、於己取之也、今日以天理勝人欲、非古學之言何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性之欲在人、上智則天理純者、不萌人欲、外物無由使之化、中人則不能然、其性始相近、其習終相遠、故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謂私欲在己焉。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其欲奚私乎、有人欲之欲、勝私欲則可克也、故經言毋我也己、有天理之欲、從公理則可由也、故經言我欲仁也。己者我也、今釋己一例、任己者不言勝己、且言由己也、有自由之任、無自克之勝、天下不因之野心不仁者幾何、其亦一日風天下矣。一貫自子貢言、若大學言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也。一貫自曾子言、若中庸言達德行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於以明貫通之學矣。今據廣雅而曰貫、行也、吾道一是、皆以行之、此似是而非者、既知必行、言學之常以問子貢、何有疑焉、道在行事、當通告門人、不當呼曾子獨告焉、夫士非貫通之學、以未藝而專其名曰格致、將行之天下而窒矣。蘧伯玉古君子知治亂者也、大戴禮稱衛靈公進伯玉者、以史魚尸諫而進之、其任在史魚卒後。左傳稱季札適衛、言衛多君子、序蘧瑗在史鱸諸賢大夫之先、以德序也、非以位也、其時伯玉不仕也、故其避孫林父甯喜之亂、皆可速行、自完大節、天下聖賢人皆樂與伯玉交也、誠君子哉、朱子從左傳者以斯乎、今不考之、以爲伯玉已仕矣、如左傳說、則伯玉者、春秋之馮道也、而朱子考之深矣。蓋朱子說既叶而當、有申者若此類也。公山弗

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此召子而欲其往焉、猶陽貨欲見孔子也。欲見者、欲孔子見之也。彼欲其見、此欲其往也、故此與佛肸同列陽貨篇中。召子欲往、以一句讀也、舊說讀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則失其讀矣。如舊說當曰召子，子欲往、召不宜多子之文也、今突爲一言曰召、非書法也。公山氏之亂、左傳言仲尼命伐之矣、以此知召、而子非欲往也、子路不說曰者、子路不說公山氏而有言也、其爲文與子路愠見曰例同。子路有言以商於孔子、孔子不斥言之、故汎以召之有用者而言、明其用爲東周、非若公山氏者也、足使召之矣。佛肸召、子欲往、以句讀也、佛肸則微讀焉、佛肸召子、而欲其往、何異公山氏之欲乎、而不先書之曰佛肸、以中牟畔、以此在子路言中也。鄉黨篇曰、君命召、其篇首特書孔子於先、書法然也、故孟子萬章篇稱之曰、孔子君命召、今非其例也。舊說讀曰、佛肸召曰、子欲往、亦失其讀矣、子非欲往、而子路言子之往也、則設言云爾、猶夫子無求、而子貢言夫子之求之也、孔子不斥言之、故比物爲喻焉。召而不往、堅以句也、如往應之、自苦無用、猶匏瓜繫之、急濟之人、而苦不可食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魯語固言其不材也、朱子於二召者、承舊說焉。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言志也、非孟子得志澤加於民者歟。曾皙之言志也、非孟子言不得志獨行其道者歟。孔子喟然而獨與點者、感其時無知己也。周生氏曰、善點獨知時也、朱子不采其說、而別引獨與點之異者、遂謂二子規規於事爲之末、殆意乎三子對孔子酬知之間也、殆忘乎孔子許三子爲國之言也。僞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僞古文尙書也、襲論語而竄焉。孔子述古之言曰、所重民食喪祭、所重者、特提其下四者之辭、重民其先也。古注曰、重民、國之本也、此孟子所以言民爲貴也。漢書曰、王者以民爲天、謂莫重乎民矣、所重先重民、其食喪祭則因民以重焉、食以養生、喪以重孝、祭以報本、五教在其中矣。不言無統之也、何其文之善也、如僞武成之文讀者、將以爲重民之

五教也、參以論語、將以爲所重者之食喪祭也、孰知重先重民乎、則淆矣。朱子嘗疑僞古文、而猶引之、則未及修之爾、蓋朱子說未叶而常有別者、若此類也。朝亮不敏、謹以論語諸家專書及散見者、萃而考之爲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凡與諸子異而不叶於經者辯焉、其異而性叶者采焉。何氏集解、皇氏邢疏、陸氏釋文錄之、皆詳諸家說、純采者名、不純采者不名、亦經述周任有言與概述言之意也、其或爲公言、或不純采者、會二三說爲約言皆述之、而統之曰論家說、冀不蕪也。如論衡稱說論之家也、凡述而修之爲注文者、皆存疏中、加謹按語焉、因朱子而通修、同爨烹甘、修竈無分也、經異文錄其要者、習見之典、分讀之音、有不可闕則錄之、斯備始學者也。學先讀經、繼而讀注則巡經、讀疏則巡注、相依以達、然後又反而讀經、將自得也。朱先生曰、以經通經、則經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述行、今所述是、敢忘乎。疏中旁及諸經、推孔子博文也、引史可節、今亦或詳、須事明爾、易聚傳文言詩序、其體皆文斷而連可通、以爲疏文之法、然庶不至野言無章、今將勉之而歉然也。自丁未歲終、尙書述草既畢、越歲仲秋、由論語述草先後兵燹間、以金合子韞述草而壅壟土中者三、今歲季冬草成、方十年矣、經二十篇述疏、因集注本每卷一篇、凡十卷、諸學子校錄而資之以刊、有答疑問者、羣自志之、別爲一卷、附於後、斯有助也、尤相勸焉。嗚呼、今求其學之叶於經者、亦惟其說之叶也。將必其人之叶也、篤信好學、守禮善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經之教告何如也、今老矣、歸何所矣、非天下經術士而誰與歸乎。

孔子之哲學

年月不詳溫肅撰

肅字毅夫、號文節、別署榮菴、龍山人。清光緒癸卯進士、官歷翰林院編修、侍御史、慷慨有直聲、辛亥後回里家居著述、晚遊海隅、講學香港大學。與當世儒林東莞陳伯陶、番禺吳道鎔清遠朱汝珍增城賴際熙南海李景康同邑岑光樾何翹高等；時爲文酒之會、發宋臺之秋唱。開學海書樓之講座、以揚國粹。公生於公元一八七八年、卒於公元一九三九年。見順德縣己巳年續志及廣東文徵續編第二冊卷六。本文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講義。

論語二十篇、除子張一篇、專記諸弟子言外、餘皆記孔子爲學教人之大旨、其中言仁最多。攷仁字意義、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說文仁親也、從人從二。大小徐釋仁從二爲兼愛。韓愈解仁爲博愛。惟朱子於殷有三人焉注、稱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最爲切當。陳氏東塾讀書記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此朱注之大義也。仁者愛之理者、謂仁非必指愛之事、若論事、則顏子閉戶、安能與禹稷同道乎。心之德者、謂心之德主乎仁、猶目之德明、耳之德聰、此二語明白無疑義也。然論語言仁者五十八章、有不可以愛解之者、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如子張問仁、不可解爲子張未有心德、且不可解爲子張難與相愛也、若欲解五十八章之仁字皆密合、求之於聖門之書之言仁者、惟中庸云肫肫其仁、此語最善形容仁字、可據以增成愛之理心之德之說。愛是肫懇、心德亦是肫懇、子張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能相愛也、但未肫愛耳、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顏子常有肫懇之心、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雍也仁而不佞、仲弓肫懇而不佞也。凡論語仁字、以愛解之、以心德解之、而稍覺未密合者、以肫懇之意增成之、則無不合者矣。東塾讀者記又曰、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

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因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即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正更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以上二條、一以見仁之量至簡括、一以見仁之方至簡易、由是進而求之。樊遲問仁、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貢問仁、則曰事其大、丈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其言也訥。雖與及門諸子言、亦殊非高遠也、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凡此、所爲不出言語動作之間、所習不外交遊約樂之境、至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恭寬信敏惠、能行五者於天下可以爲仁、此則成德之事、其精粗深淺、各就其所詣以求之可耳。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皆孔子勉人求仁之意。至於仁之極詣、論語止於伯夷叔齊、許爲求仁得仁、微子箕子比干、稱爲殷之三仁、以言易則誠易、以言難亦甚難也。其次則言禮、仁者天理之自然、而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東塾讀書記曰、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

之文也。鄉黨一編、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又曰、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孔子既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而其致力之端、尤在言行、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稱君子有九思、曰言思忠、事思敬。於子張之學干祿、戒以言寡尤行寡悔。於宰予之晝寢、則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告子路以正名之旨、則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於子貢問士、曰言必信行必果。於子張問行、曰言忠信、行篤敬。於司馬牛問仁、曰爲之難言之得毋訥乎。於逸民之柳下惠少連、曰言中倫、行中慮、其下學上達之功可見矣。孔子於周易一書、研之最精、今觀繫辭第三章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示人窮理盡情至命之事、至蹟且精矣、然顧炎武日知錄云、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誠執此言以求易之義、又非深奧也、蓋自其精者言之、聖人明天之道、察民之故、與神物以前民用、其道皆存於易、而見仁見知、則在乎人。論語言易曰有恒、曰無大過、孔子之易教、如斯而已。孔子既贊周易

以明道德之源、復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禮記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云、至誠、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大本、孝經也、自漢以來、皆以考經春秋、爲孔子大經大本。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班固白虎通云、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三國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綜以上諸說、則孝經春秋、當同時而作也。春秋感獲麟而作、作始於哀公十四年、至十六年而孔子卒、則孝經之作、當在十四年後十六年前、尤在假年學易之後矣。今述二經大義、孝經之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唯孝之一字、可以臻此。所謂至德要道、不越乎此矣。自餘三才章以下、則推本前六章之意、引申曲譬、使人知修其行耳。至春秋大義、多傳所記不同。西漢傳經諸儒、多微言傳授、且有非常異義者、今唯以正君臣父子之法一語爲準、參考各傳、舉其大要、與孝經相發明焉。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春秋君臣大義最嚴、踐土之盟、實晉文召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昭爲意如所逐、每歲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臣出君、並不與臣召君、大義炳然矣。晉趙盾弑其君夷皋、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楚公子比弑其君虔、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皆非親弑、而經不肯稍寬其罪。至於魯桓魯宣二公之弑君、雖格於勢、不能伸其筆伐、然於翬帥師、仲遂卒於防、特貶其族、微文以見意。若夫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是謂父不父。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謂子不子。父子之間、倫理

絕滅、春秋不得不大書特書，以爲世戒、使孝經之說行、卿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士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逆倫犯義之事、何從作哉。又魯文公之淫亂、經於桓公六年九月書子同生、所以昭信於世。於莊公元年書夫人孫於齊、所絕之於魯莊、與孝經之有閨門一章、同一用意也。其釋經二傳、各有穿鑿、今概從略焉。以上所學、爲孔子垂教後世最切要之書、餘如禮記紀孔子言行尚多、然真偽雜出。明以前、儒行一篇、頗重於世、今則禮運大同之說、盛談於時流、要足備參考之資、則亦不妨肄業及之也。

接前錄《大學》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太史公尊孔子爲世家論

孔聖降生二四七二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岑光樾撰

光樾原名孝憲、字敏仲、號鶴禪、桂洲裏村人、生於公元一八七六年。少受業於簡竹居讀書草堂、一九零四年清光緒甲辰登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奉派游學日本、肄業法政大學、誥授奉政大夫、通議大夫、賞戴花翎。鼎革後、避地香江、歷任成達書堂、官立漢文師範講席及創辦成達中學以廣作育。一九六零年壽終香港養和醫院、享壽八十有五歲。遺著中有鶴禪集傳世、集有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本文見鶴禪集。

太史公尊孔子爲世家、特識也、王荊公詆之、非也。荊公之言曰、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列於傳宜矣、曷世家哉。是不然、夫孔子雖旅人、然以六藝之道傳子孫十餘世、而學者宗之、蓋所謂儒以道得民者也、能以經術世其家者也、豈必公侯開國承家、世享茅土之封、然後謂之世家哉。荊公謂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以荊公之說推之、太史公而欲尊孔子、當爲孔子立本紀也。然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繩亂臣賊子之禍、今尊孔子爲帝王、是陷孔子於亂臣賊子也、是致尊孔子而反汙孔子也、其與後世稱孔子爲素王將毋同、此太史公所以不爲孔子立本紀也。荊公又云、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尤不知太史公之意者也。夫太史公豈以世家之作、爲足以大孔子哉、由周而秦、訖於漢興、百氏九流、方駕並驚、當世之論者、不曰仲尼墨翟、則曰仲尼子弓、夫以孔子而與墨翟子弓相衡而並論、然則孔子之道雖大、固有不知其大者矣、非有人焉、大聲而疾呼之、使知乎生民以來、能以經術世其家、而能爲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之士之所折中者、惟吾孔子一人、則無以使學者別白而定於一尊、而孔子之道亦固以不明、此世家之所以不可不作也、是則太史公之意也。且夫詩三百篇孔子之所手定者也、頌列商周者、天子之例、風備列國者、諸侯之例、然而王降爲

風、魯登於頌、豈亦孔子自亂其例乎、甚矣、荆公之固也。抑吾有感焉、太史公之於孔子也、則尊之爲世家、於老子也、則合之於申韓、其尊孔子、即所以尊六經也、其抑老子、即所以崇儒術也、皆太史公特識也。班孟堅顧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豈不誣哉。夫孟堅亦良史也、然而尙有如是之誣、則如荆公者、吾又何責哉。

接前錄《大學》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背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偏也）則爲天下僂矣。（僂同戮）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